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家系列讲座丛书

# 启蒙、历史观与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豪华的作者团队，国外马克思研究权威专家团体联袂打造

【诺曼·莱文】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先后担任美国迪堡大学教授、马里兰州大学教授、纽约大学教授，现为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罗兰·博尔】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大卫·麦克莱伦】

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特聘教授、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名誉馆长。

【肖恩·塞耶斯】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肯特大学荣休教授。《激进哲学》杂志和“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创始人之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SHOT ON MI 8  
AI DUAL CAMER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臧峰宇主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家系列讲座. 第一辑)  
ISBN 978-7-221-13801-9

I. ①启… II. ①臧…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国外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8252号

启蒙、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臧峰宇 主编

出版人 苏 桦  
责任编辑 唐 皓 马文博  
装帧设计 陈 电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贵州创兴彩印厂  
规 格 787×1092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801-9  
定 价 36.00元

AI DUAL CAMERA  
SHOT ON MI 8



第一讲	马克思主义在18世纪的发明	[美] 诺曼·莱文	1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股“暖流”	[澳] 罗兰·博尔	1
第三讲	马克思视野中的亚细亚社会	[英] 大卫·麦克莱伦	2
第四讲	马克思、黑格尔和历史方法	[英] 肖恩·塞耶斯	2
第五讲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	[美] 诺曼·莱文	5
第六讲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美] 凯文·布赖恩	7



第七讲 辩证法与世界政治 [美] 伯特尔·奥尔曼	81
第八讲 卢卡奇与正统马克思主义 [美] 汤姆·洛克莫尔	92
第九讲 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道德观 [加] 罗伯特·韦尔	107
第十讲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意]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123
第十一讲 社会主义矛盾论新探 [澳] 罗兰·博尔	140
第十二讲 费尔巴哈、费希特和马克思主义主体观 [美] 汤姆·洛克莫尔	157
编后记	171

## 第一讲 马克思主义在18世纪的发明

[美] 诺曼·莱文<sup>①</sup>

编者按：2014年4月22日，“人大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家系列讲座”首场由美国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诺曼·莱文教授主讲。莱文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在18世纪的发明”为主题，结合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源的新颖看法。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副教授作学术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聂敏里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吉伟教授、赵玉兰博士以及数十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讲座，并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等问题与莱文教授进行了讨论。

我很高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做讲座，非常感谢姚新中院长刚才生动风趣的介绍。我做过多年的历史学研究，后来最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sup>①</sup> 诺曼·莱文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美国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迪堡大学教授和马里兰大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的代表人物。著有《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等颇有影响的力作。

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我今天讲的内容来自于我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心得。我想要探索的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暖流”，这个词来自恩斯特·布洛赫。这种马克思主义激发热情，使人狂热，让我们心怀希望并对一项事业抱有信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这支暖流关涉心灵问题。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寒流”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有科学的一面，包括对经济学、社会分析和历史本身的翔实研究，这可以被称为“关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有“暖流”也有“寒流”，一种关涉心灵，另一种关涉头脑。在此我需要清楚地说明一点：这两个特征并非互不相容。它们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互相联系着的两个组成部分。比如，仅仅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政党组织和细致分析，并不能促成革命，还需要党内信仰和对这项事业的热忱。换言之，革命既需要客观分析，也需要主观参与。

马克思主义“暖流”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来源，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呢？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事业，时常出现陷入停滞的趋势。当然，出现停滞是任何持续一段时间的政治事业和哲学事业的特征。在悠久的宗教史上出现过多次停滞和复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会失去动力，人们开始丧失曾经的热忱，对更好未来的希冀逐渐消退，他们与当下世界达成和解。我认为这种停滞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面——“寒流”在这些时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在内的科学分析变得更加重要。在科学的一面占据主导的同时，“暖流”被搁置在一边。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变得单调扁平，无法振奋人心。

在停滞期，“暖流”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停滞不前，不如说是不切实际的“做梦”或缺乏详细组织和计划的“自发革命”。其结果可能是欺骗群众，使他们进行徒劳的、失败的革命活动。因此当“暖流”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有必要从事一些细致的和坚实的科学工作来为马克思主义夯实基础，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所从事的工作。为了回应不切实际的空想及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比如威廉·魏特林、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等人的宏大主张，他们给自己制订了详

##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股“暖流”

[澳] 罗兰·博尔<sup>①</sup>

编者按：2014年5月16日，“人大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二场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罗兰·博尔主讲。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博士作学术评论。罗兰·博尔教授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的“寒流”和“暖流”，认为它们均具有重要价值，其相互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来自于“暖流”，因为它努力将热情与希望带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进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敦副教授以及数十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讲座，并就马克思的宗教观、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等问题与博尔教授进行了讨论。

非常感谢峰宇教授邀请我到哲学院与大家交流，也很感谢他热情生动的介绍。我这些年来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和宗教学研究，最近开始关

<sup>①</sup> 罗兰·博尔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奥讲座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近年来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著有《天国的批判：论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全世的批判：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列宁、宗教和神学》等颇有影响的力作。



细分析资本主义的任务。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详尽阐述不是我此刻的任务，因为我想关注的是，“暖流”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暖流”有许多形式，但并非所有形式在任何时候都是恰当的。它可能关涉道德伦理和生活方式，可能关涉人类幸福的观念，可能关涉对穷人和被压迫者深沉的正义感，可能关涉信仰和全身心的投入，可能包括振奋人心的歌曲、挥舞旗帜和游行，但最重要的是，它关涉对一个更好的、性质全新的未来的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鼓舞人心的能力。

### 一、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俄国革命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些经由暖流创新发展的例子，涉及俄国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生态社会主义现象。第一个例子的焦点是一个相对不出名的人物——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第一个教育人民委员，负责教育、艺术和文学领域。他是诗人、剧作家、天才的演说家、文艺评论家和哲学家，对宗教特别关注。但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青年卢那察尔斯基。

在1908年和1911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宗教和社会主义》上下两卷。说句题外话，这本著作被忽略的原因在于列宁批判了第一卷。这种批判既带有政治的和个人的色彩，也带有哲学的因素。但结果是，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当我开始查找这本著作时，遍寻而不得，好像在做无用功。最终，我的一个同事在莫斯科列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复印本，现在我们是这本扫描复印本的唯一持有者。

《宗教和社会主义》是一本丰富的著作，充满了预测其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此处，我感兴趣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对有关心灵的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既是科学体系又是“灵魂的深厚情感冲动”。他确定了“暖流”的两种可能来源：艺术和宗教。就艺术而言，他强烈感觉到，任何形式的艺术的最高成就都应该在苏联保留下来以便给人们有所启发。而且不止于保留这些艺术成就，还应当将其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面。

伟大的文学作品、雕塑、绘画和建筑都应当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下的全新世界的组成部分。他甚至将这一观念推及教堂建筑。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发生的一个插曲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在会议期间，据汇报，圣彼得堡有一座美丽的教堂被热衷折势力象征的人们摧毁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卢那察尔斯基就站起来，辞职，挥泪而去。岂知那个消息不准确，卢那察尔斯基又收回了请辞。

我想关注的是他与宗教相关的有趣论点。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看到了宗教的深刻价值。为何会这样？这跟宗教的四个特征相关。先，他认为“对人性的向往”在“宗教神话和教义”中有所表达。他所达的意思是，宗教中的神和英雄提供了人类成就的理想形象。相比之下们就像是离理想更近些而仍需被塑造的原材料。在达至理想的人类之前，我们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他的方法被“造神”（god-building）：人类寻求塑造以提升自我，以便像神那样。

第二，“造神”的过程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其主要的转折，然是共产主义革命。对卢那察尔斯基来说，革命是新人开始被构塑的非刻。革命期间，他非常兴奋，并与身边每一个人分享这份喜悦。他说：些事件是划时代的！”革命对他来说是“最伟大、最权威的造神行动”。

第三，共产主义革命经常被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督教共产主义传统。对此，卢那察尔斯基依据的是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研究，比如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考茨基的《宗教改革时期欧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基础》等。基督教共产主义传统带有公共性和性。公共性的一面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共有一切”的做法，至今，



基督教团体中仍然存在。革命性的一面包括对压迫性前提的批判和组织推翻这些前提的革命，卢那察尔斯基发现，这一点从古代希伯来先知贯穿至被他称为“最伟大先知”的马克思。

第四是我对卢那察尔斯基观点的总结。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他谈宗教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不是要信仰神圣形象，也不是指有个超自然世界操控着这个世界。相反，宗教关涉情感、集体、乌托邦和宗教中的人文要素。宗教满足人类精神的基本需要，它完全是狂热和希望的表达，并且宗教能够向我们展示信仰意味着什么。他是从哪儿发现这些特征的呢？他是从宗教要义、宗教故事、宗教理念和对更好世界的预测中发现的。他一度认为，“宗教意识”是介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和个体生命有机需求之间的桥梁。应当说明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充分意识到宗教的危险性。他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宗教，比如基督教，已经支持了一个又一个暴君，它很容易具有压迫性和破坏性。他还进一步洞察到宗教的政治矛盾性：同样的宗教可能兼具压迫性和解放性。

这能够说明卢那察尔斯基是如何发现马克思主义“暖流”的。在俄国革命之前，正是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了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并引发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然而，卢那察尔斯基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寒流”和“暖流”两方面。他写道：“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科学彼此支撑，就像一座恢宏拱门的两个半边一样。”在他看来，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是道德哲学家。

我想以一个问题来结束关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讨论，就是为什么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在写作《宗教和社会主义》时处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卢那察尔斯基当时所要回应的是第二国际走向马克思主义寒流的趋势。“第二国际”（1889—1916）是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和劳工党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成立，效仿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国际”。在“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来自2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第二国际”的推动下，5月1日被定为劳动节，3月8日被定为国际妇女节，并且发动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寒流”，是社会主义科学的一面，它远离黑格尔甚至马克思思想中的

“黑格尔要素”（辩证法）。这一趋势深受当时具有影响力的西方著作影响：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反杜林论》。尽管它通俗易懂的形式出色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但倾向于在损害马克思主义情感诉求的情况下强调其科学维度。事实上，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出色了这种道德诉求，但当时未受重视。在俄国，该路径受到“俄国社会主义”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拥护。换言之，这占据主导的“寒流”，在国际间和在俄国内部，都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其卢那察尔斯基感觉到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于是设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也认为“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是停滞不前的而他在创新方面的努力是，重新发掘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在1914年进行了工作。这项重新发掘工作使俄国革命很快走向成功。

## 二、恩斯特·布洛赫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例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有关。虽然布洛赫比卢那察尔斯基稍晚些，但也在他那个时代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发的类似趋势。对布洛赫而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期的停滞，是发生在林主义之下的。布洛赫和许多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么看待斯大林的，然而现实比这复杂得多。布洛赫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这股趋势。为位于东德的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他遭受攻击并被禁止教学。在1961年，西德定居下来。事实上，当1961年柏林墙开始建造时，布洛赫正在西德出留在西欧，是他的决定。

布洛赫是如何回应的？他明确地着手恢复马克思主义“暖流”。我在用的“暖流”这个术语，实际上是布洛赫的发明。与卢那察尔斯基相布洛赫也借助宗教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尤其对《圣经》感兴趣，在《圣中，布洛赫发现了革命传统的起源。这个传统从《圣经》起源，中间贯穿纪德国农民革命，再落到他所处的年代。但为什么《圣经》能给革命提示？非常简单，他在《圣经》中发现，表达希望的主题、图景、故事琳目。布洛赫把“希望”称为“乌托邦”——这是他为重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得的术语。乌托邦既不是指没用的梦想，也不是退回到神话里“黄金时代”的守旧希望。相反，乌托邦意味着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希望。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提出，“乌托邦”只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名字而已。

布洛赫在文学、音乐、诗歌、人类心理学、流行文化、神话和民间故事这些意想不到的来源中广泛搜寻乌托邦希望的迹象。但他的主要来源，除了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之外，是《圣经》，尤其是圣经神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洛赫并不是在诸如创世、选民、原罪、基督耶稣的救赎、教堂起源等《圣经》的中心思想中寻找乌托邦，相反，他在反抗故事中找到了乌托邦的主题：对压迫之神的反抗、被描述为“罪恶”的反叛。压迫之神是像摩西和后来的国王们那样支持压迫的统治者。其他圣经人物也挑战这种压迫势力：要上帝回答有关磨难问题的传奇人物约伯、公然反对非正义的先知、力促革命来对抗罗马帝国的耶稣。布洛赫还对边缘（异端邪说）群体，那些被推至边缘用不同的、非正统的方式解读《圣经》的人群感兴趣。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他所说的人类从隐藏处出来（隐匿的人）并且加入无神论来抗议权力与压迫之神的渴望。

这种研究《圣经》的路径需要精细微妙的解读方法。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对神话的洞察力”。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要想识别领悟神话中的反抗时刻，就需要富有洞察力地阅读神话。神话反复讲述反叛的故事，然而革命者总是被惩罚。当人们在沙漠中质疑领袖（摩西），他们便遭受谴责并被杀害；当人类在伊甸园违背上帝，他们便遭到驱逐。对布洛赫来说，这些反叛时刻是希望的瞬间。事实上，它们表明人类可以完全独立并决定历史的进程，正如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农民、工人身上的那样。

然而，布洛赫充分意识到，这些时刻出现在反动的和压迫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压迫性神话中摘取这些时刻吗？没那么容易。布洛赫的分析立刻变得非常辩证。他指出，“圣经”神话（或任何神话）中的“反抗”部分，若不是带有“反动”保守性质就不会被保留。希望的可能性，是从试图粉碎它的势力中显露出来的。换句话说，在这些神话中，“反抗”与“反动”二者密不可分。总是这样吗？只有当一场胜利的革命战胜了“反动派”，这一辩证逻辑才会发展到另一个阶段。

让我们以一个问题来结束关于布洛赫的讨论，即为什么他利用《圣经》来重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暖流”？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可能是《圣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文献，姑且不论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个层面上，他对《圣经》的注释，就好像转向中国经典，比如孔子，来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暖流”样。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想，布洛赫也想要挑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去重新《圣经》将之作为希望的来源。不这样做，可能会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这是导致我专注《圣经》的最深刻的理由。布洛赫完全意识到一个事实：《圣经》对支持社会主义的农民和工人的影响最为重要。更确切地说，世界的意识形态框架由《圣经》决定，《圣经》中的故事、人物、主题弥漫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在圣经文化下生活，也正是这种文化使他们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欧洲革命史对此揭示得非常清楚。因此布洛赫从圣经中找出是什么让农民和工人倍受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也广泛《圣经》中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吸引俄国的农民和工人。

### 三、生态社会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暖流的第三个例子有点特殊。这是因为，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例子，并且，其灵感来源与卢那察尔斯基和布洛赫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是，环境的实质性改善还需要重大的社会变迁。换句话说，“排放权交易计划”这样基于市场的方法简直不会成功。为什么？我们环境破坏程度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需要持续扩张以维去。它必须用三种方式来扩大其“市场”。

第一，它试图将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变为资本主义市场。新的消费其产品所不断需求的。

第二，资本主义日益将更多的东西变为商品。土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将一块块土地变为私有财产，这是最惊人的成就之一。思考一下：如果下一块土地（在被允许这么做的地方），我真正拥有的是什么？这块土地可达多少？10米吗？如果我搞个推土机挖出这块地的土，带到其他地方，海边一个美丽的地方呢？这还是我的土地吗？除了土地，我们发现，各种





的东西都在成为商品和可以出售的私有财产。思想已经成为私有财产（知识产权），还有遗传基因（种子、动物、转基因作物）、水，现在还有空气成为商品的说法。

第三，资本主义在全球局部地区已经饱和，它试图生发出人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需要”，这是强化扩张。例如，以我这个年龄，还记得没有互联网、电脑和移动电话（姑且不谈智能手机）的那个年代。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世界。但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生活得非常好。然而自那以后，资本主义机制将我们置于一种仿佛“需要”它们的状态下。我想说，我仍然喜欢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只带着帐篷和食物徒步山间，或乘上一艘网络、电话都覆盖不到的货船远航。没人可以联系我，这棒极了。

总之，资本主义需要扩张：依据更多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东西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新“需求”的创造。这持续不断的扩张的问题在于，它发生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这个观点是由乔尔·克沃尔提出的。因为地球是有限之物，最终我们无法维系不停地扩张的资本主义。更有甚者，这种扩张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种族主义、贫穷和群落破坏。每一年，有越来越多的动物、植物出现物种灭绝。淡水资源日益稀缺，空气污染威胁身体健康，甚至气候也受到影响，不断扩大使用石化燃料（近来是煤层天然气）导致全球变暖。现状表明，迄今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不够的。更清洁的汽车、更节能的家电、烟尘排放税、排放权交易计划……这些及其他措施没有质疑的正是，本身造成问题的制度。

作为一种回应，生态社会主义提出，需要挑战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首先质疑一个广为流传的假说，即人是生活在“市场经济”下的理性、自私的个体。取而代之的是，人在根本上是社会性的动物。实际上，经济关系在根本上就是社会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是独立于自然的存在，而恰恰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立场挑战了认为人类在某些方面特殊、与其他物种不同的长期传统的看法。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并不特殊，因为我们也是一种动物。

既然社会和自然如此密切相关，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一场深刻的社化是引起自然环境变化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但生态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的内涵有不同的立场。有人坚持一种尚未的理想社会主义，在那里，国家已经消亡，生产成果为集体所有；有人认社会主义已经并且可以选择不同道路（如俄国、东欧、中国、越南等）；认为，社会主义还要有强大的国家，这样才能协调改善环境所需的各项举在根本上，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拒绝资本主义市场无休止的扩张。反而共产主义口号再次契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或者就像毛主席所说的，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要指出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在中国亦有影响其通过2008年上任的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潘岳充分了解生态社会主义的思尽管他也发现这个思想过于理想主义，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由于无法应付持续的经济扩张，这个问题已经被他和其他人提上了日程。对潘言，生态社会主义给现有的社会主义注入了新活力，因为它倡议一个和谐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2010年，他凭借“果敢的领导力和在展现如何坏环境而实现村级经济发展方面的公认成功”，获得拉蒙·麦格奖。

生态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汲取灵感。他们认为，思是“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发起者”。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写道：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和一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为什么这些提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股“暖流”？我认为，要成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认同感，需要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对环境恶化客观现实的生理反应。你发现空气污染导致你眼泪汪汪、喉咙发炎疼痛；染使你生病，你都能闻到污染河流中死鱼的臭味；吃了受重金属污染的肉会感觉不舒服；或者，你住在坍塌的核电站（福岛）附近，亲历辐射的影或者，你认识的某些人因为与污染相关的疾病离世。第二步，这些客观的反应引起了情绪反应。你开始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警觉，或许害怕，并且开



虑子子孙孙。他们将居住在怎样的世界里，如果它变得更糟？这种情绪反应会导致人们致力委身于改善环境的事业。但还有第三个必要的步骤：对需要做什么的理性评估。正是在这里，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但离开生理上和情绪上的反应，你可能不会得出这个理性的答案。换句话说，重新燃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由鼓励人们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一分子的这股“暖流”带来的。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将继承这个星球。

社会主义的生态维度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暖流”的一个近期例子。我还要说的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而言，而且还是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不再正当有效，如果曾经它是这样的。再提一个问题：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什么的回应？显然，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破坏的回应。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出现停滞甚至衰落的回应。在生态社会主义出现前不久，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崩塌（1989），资本主义宣告胜利。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停滞，还有衰落、后退、混乱甚至崩溃——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如此。

但结果绝不是崩溃。相反，它可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创新发展。这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却在21世纪这些年里迎来了高潮。全新一代正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运动发生新的兴趣。根据我对中国日益增进的了解，可以说，创新发展在这里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具体国情当然是中国人特别关注的，但我注意到一些由意识到停滞而引发令人欣喜的革新迹象。也许，最近十年对儒家思想的强调，是一个需要经由“暖流”创新的信号；也许是对毛主席的重新关注和年轻人参与马克思主义事业；也许是习近平主席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不仅援引毛泽东，还走进田间地头，谈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习近平把“信仰”称为党的“总开关”。的确，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还援引毛泽东在1925年写的这句话：“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在有关由马克思主义暖流创新的诸多可能性中，我所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三种：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关涉情感、集体、乌托邦和宗教中的人文元素；布洛赫的观点关涉宗教的革命传统及其对希望的表达能力；生态社会主义则把

对环境破坏与日俱增的关注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我还认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情况可以被看作希望再次逐渐靠近“暖流”的迹象，因为“暖流”可以培育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我悬置了一个问题：这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最好路径？一方面，每一种回应都依据其所处的具体情况，在一种情况下奏效，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失灵”；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频繁再现的“暖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确实需要这一维度来保持生机和活力。这在中国将如何实现，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何璐译）